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雪梅集

——
胡雪著译选

胡雪著译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雪梅集

胡雪著译选

胡雪著译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梅集:胡雪著译选/胡雪著译.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0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ISBN 978-7-5622-5772-1

I. ①雪… II. ①胡… III. ①文学创作—创作理论 ②世界文学—现代文学史 ③思想史—欧洲 IV. ①I 04 ②I 109.5 ③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1406 号

雪 梅 集

——胡雪著译选

© 胡雪 著译

责任编辑:郭志刚

封面设计:新视点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字数:311 千字

开本:710mm×1000mm 1/16

版次: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数:1-1200

责任校对:王 炜

封面制作:胡 灿

电话:027-67863220

邮编:430079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督印:章光琼

印张:16.25

印次: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编写说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已走过百年,其前身为文华书院大学部 1909 年设立的中国文学系(文华大学 1924 年更名为华中大学)。百年来,华中学人严谨治学,代有建树,为今天文学院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此次借“211 工程”建设项目东风,并获得学校和出版社支持,我院筹谋编辑“教授文库”,逐年推出教授自选代表作,结集出版,旨在弘扬学术,传承薪火,以延文学院之文脉,亦尽我辈之责任。

文学院教授文库编委会
2009 年 10 月

目 录

帮闲文学

一、向普希金学习	(3)
二、文学的再革命	(5)
三、莎士比亚论	(6)
四、文弱与尼采哲学	(8)
五、整饬的妄用	(10)
六、文章的价值	(12)
七、帮闲文学	(14)
八、创作的程序	(16)
九、再论创作的程序	(19)
十、答端豪先生	(21)
十一、剥开“客观”的外衣	(23)
十二、答文之先生	(29)
十三、创作程序论争漫谈	(32)
一、“门外谈”	(32)
二、“水浒”的二三事	(32)
三、“衣架人物”	(33)
四、幽默的黑甲虫	(35)
五、问题以外	(35)
六、阿 Q 的例子	(36)
七、折衷的一元论	(37)
八、故事不能先于人物么？	(37)
九、指导家	(38)
十四、显微镜下的嘴脸	(39)
一、真理之路	(39)
二、这样的嘴脸	(39)
三、矛盾在哪里？	(41)
四、西万提斯的观念	(42)
五、“诡辩”与“强辩”	(45)

六、“机械论”的底子	(47)
七、“一元论”的贫困	(48)
八、张老师的性格	(50)
九、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嘴巴	(50)
十、“卖弄”的武器	(52)
十一、欲盖弥彰的谬论	(53)
十二、屈原与张仪	(55)
十三、江湖相	(57)
十五、与柏棠先生商榷	(61)
一、关于意见的“修正”	(61)
二、形象化的工具是人物么？	(62)
三、“人物与故事的统一”之正解	(64)
四、人物决定故事的条件	(65)
五、观念及其来源	(66)
六、观念，主题与故事	(69)
七、《毁灭》、《堂·吉珂德》、《国家至上》是怎样写成的？	(73)
十六、文艺新形式诸问题	(76)
一、适应文艺本身发展的形式	(76)
二、文艺服务于政治的形式	(77)
三、适应文艺运动的形式	(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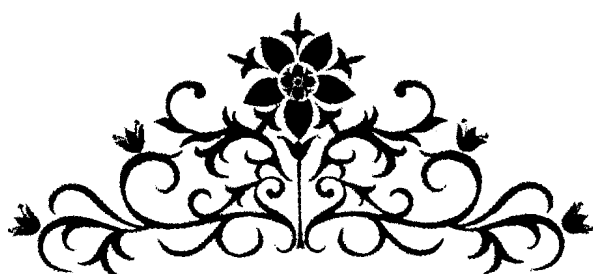
欧洲思想史

序	(83)
引言	(84)
第一章 希腊思想	(86)
一、自然生活主义	(86)
二、艺术的特征	(88)
三、科学的特征	(90)
四、宗教的特征	(91)
五、道德的特征	(92)
第二章 基督教	(95)
一、基督教之由来	(95)
二、基督教之本质	(98)
第三章 文艺复兴	(102)
一、文艺复兴之文明史的意义	(102)
二、文艺复兴之思想史的意义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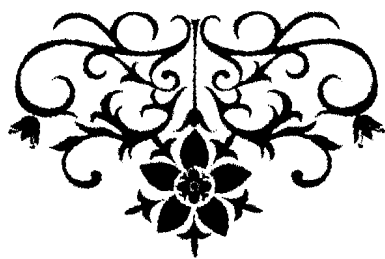
第四章 唯理思想	(114)
一、法国文学之发达(附英国文学)	(117)
二、唯理哲学之发达	(118)
三、英国启蒙思想之发达	(120)
四、法国自由思想之发达	(124)
五、德国的启蒙思潮	(129)
第五章 浪漫主义	(132)
一、德国的浪漫主义	(134)
二、英法之浪漫主义	(141)
第六章 最近代思潮	(145)
一、现实思潮之根据	(146)
二、现实思想之发生(法国)	(148)
三、现实思想之发生(英国)	(151)
四、现实思潮之发达(德国)	(153)
五、德国社会主义思潮	(159)
六、文艺思潮	(162)
七、自然主义以外及以后之文艺	(166)
八、世纪末哲学	(169)
九、二十世纪之思想潮流	(180)

现代世界文学小史

绪言	(193)
第一章 现代文学之源流	(194)
一、自然主义及其诸形相	(194)
二、印象主义与新浪漫主义	(207)
第二章 表现主义与战前及战时的文学	(214)
一、大战前夜之文学	(216)
二、战争与文学	(219)
第三章 新即物主义与战后的文学	(223)
一、社会文学与文化史的文学	(224)
二、报告文学与历史文学	(228)
三、宗教文学与劳动文学	(232)
四、心理文学	(238)
附表 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一览表	(248)
后记	(250)
胡雪著译目录	(251)



帮闲文学



一、向普希金学习

“像鹰样地奋飞罢，切莫在半空中停顿。”

这是诗人卡拉蒙金早年勉励普希金的一句名言。不知道是普希金生来就具有鹰样的特质，还是卡拉蒙金的这句名言，有着改变人的本性的魔力，普希金的一生竟真是“像鹰样地奋飞”，真是不“在半空中停顿”。

贵族出身的他，如同一切贵族的人们一样，曾以贵族的优越自骄，曾以贵族的特权自傲，曾沉湎于狂歌浪舞，奢靡放纵的生活之中；然而他和一般的贵族不同，他却并没有这样地度过他的一生。他虽然曾以贵族自傲，但到后来，他却嫌恶贵族，他憎恶贵族们的骄侈与放纵，狭隘与愚迷。他终于逃出了贵族的圈围，踏进了乞丐、士兵、村夫俗妇的世界，他抛弃了往昔的豪华的生活，而在这新的世界里体咏着这些纯朴的人们的伟大的心灵。这倘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像鹰样地奋飞”的人，恐怕是不能做到的罢。

当他对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倾泻了满腔的嘲讽，而被送到南方各地的時候，他在穷病之中，受了无尽的折磨，几乎断送了性命。这样的打击，是足够使人消沉，畏缩，妥协的；然而他却变得更为强顽，更为胆大，在沙皇尼古拉绞决了百余个十二月党人之后，他竟敢于直率答复沙皇，说是在十二月十四的叛变之中，有他全体的友好参加，而且，假使他自己那时也在彼得堡的话，他也一定要参加那次的事变！这样敢于在专制魔王之前，坦白表露反抗的意志，倘若他不是一个“像鹰样地奋飞”的人，恐怕是不能做到的罢。

在但底斯当着他的面前，对他的爱妻娜塔丽表示殷勤，使他感到无上的羞愤的时候，他就奋不顾身地与他决斗，而在决斗之中，但底斯击中了他的要害，使他昏倒在地上，及至他苏醒过来，他还强勉地挣扎，用因受伤而颤搐着的手，举起手枪，对准敌人，放出了他的仇恨的一击。这倘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像鹰样地奋飞”的人，恐怕也是不能做到的罢。

出生于贵族之家，却要逃出贵族的圈围，深受专制淫威的苦毒，却不为它所屈服，由敌人受了致命之伤，却还要抚着创口，回他一击：这样一个对正义执着，对敌人倔强的“像鹰样地奋飞”的巨人，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

以人而论的普希金，是这样一个不可抵挡的“像鹰样地奋飞”的巨人；以艺术家而论的他，也是一个震撼古今的导师。

雪
梅
集
——
胡
雪
著
译
选

艺术家的他,虽然在他的早年,是一个受了拜伦的影响很深的拜伦主义者,充分地表现了浪漫主义的精神;但在他的后期,他却变成了一个出色的写实主义者。他在艺术的创造上,是极诚挚而认真的,他从不草率地叙述一件故事,疏松地描写一个人物,浮浅地表现一种感情。他的从事创作,总是要经过许多的苦心的钻研和周密的推敲的。他为要写《甲必丹的女儿》,他便详研十八世纪,哥萨克的农民暴动的事实,他遍查一切的史籍,自官厅的档案,以至当时人的笔记,他无不详加翻研;不但如此,他还到领导这次暴动的首领浦格乔夫曾经活动过的各地,亲自考察他的事迹和他作战的状况,然后才下笔抒写,终于使他的这个长篇,在真实的一点上,几乎成了可与福楼拜的《莎朗波》媲美的名作。普希金,他不仅具有这种艺术创造上的真挚的态度,而且也有卓越的写实的天才。他在他的代表作《尤金·奥涅金》中,用着前无古人的手法,鲜明而确切地体现了十九世纪前半叶的俄国的状况。他从无数的当代俄国青年男女之中,摄取了无可否认的真实,创成了两个典型的人物,而透过这两个典型的人物,表现当时的社会,他藉性格高傲而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卒至对人生失去兴趣的奥涅金和生性忧郁而感伤的泰狄亚纳,将由农奴制而产生出来的寄生阶级,是怎样沉迷颓废的事实,刻画出来,替十九世纪前半叶的俄国社会,建立了一个光辉灿烂的艺术的纪念碑。

这种忠实于艺术创造的诚挚的态度和这种卓越的写实的方法,如同他那对正义执着,对敌人倔强的精神一样,也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

“像鹰样地奋飞”了一生的伟大的普希金,在百零五年前的今日,在生命的火花的迸裂之中,在鲜红的仇恨的血泊里死去了,然而,他那爱正义与自由的精神,他那光华熠熠的诗篇,却还活着,——将永远地活着;让我们向他多多的学习罢!

鲁迅:“文人之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近官者是官的帮闲,近商者是商的帮忙而已。”

二、文学的再革命

在“五四”时代经历过一次革命的文学,在目前又要求着再度的革命了。

“五四”在文学史上,是现代文学由反动转变为革命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以前的文学,是被关闭在“载道”乃至“卫道”的暗室之中,执行着传播封建意识的任务,充当着士大夫们之帮闲的奴婢的。但随着“五四”的到来,它却粉碎了奴婢的樊笼,冲出了“卫道”的暗室,站在民众的面前,把他们引向反帝反封建的大道上去。

“五四”的文学革命,虽然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地步,但从形式的自由与思想的解放一点看来,却也相当深入,相当彻底。在陈、胡的号召之下,当时的文学作品,确已洗清了由旧文学累积下来的大部的毒素,它不仅在形式上铲除了雕琢铺张的陋习,建立了平易通俗的格调,而且在内容上还注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的精神。不但如此,为了贯彻这种精神起见,它还英勇地对一切僵死的旧礼法,对一切不合时宜的国粹,尤其是对与封建政治为孳生子的旧伦理,予以无情的打击、摧毁,而将当时抬头起来的赛因斯与德谟克拉西,介绍给民众,替他们建立了正确的新的人生观,使他们以一个觉醒了的新人,挺立在宇宙之间。这不独是文学之幸,也是人类之福。

然而,文学的命运,也如人类的命运一样,并不是没有曲折的。“五四”的文学革命,在它还未获得巨大的战果以前,就在反动势力的重压之下挫败了。自后这种革命的精神,虽经“五卅”、“九一八”之刺激而逐渐昂扬,至“七七”以后更高度地激发起来,但在创作上所表现的,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及“五四”时代那样的积极。在为国家民族之自由独立而奋战着的作家,不管他们的战斗意志是怎样的顽强,不管他们仇恨的心理是怎样的炽烈,但因祖先遗留在他们血液里的柔弱与保守的毒菌,在那里发育滋长的缘故,他们在战斗之中,才不免带点妥协的心情,而在取舍之间,也不免怀有恋旧的气氛,因而无意识地,在他们的作品之中,透露了与“五四”文学所含蓄的相反的精神,“五四”文学所排斥、所破坏的,他们却无意识地在作品里加以维护与赞扬;“五四”文学所支持、所主张的,他们却在作品里无意识地予以摧毁与反对;这是一种向下的堕落,是文化的倒退,也是当前的文学所遭遇的一个绝大的危机!

要突破这个危机,要挽回这个倒退,我们只有使“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重演一回,我们只有对当前的文学,做番清毒的工夫,使它强健地发育成长下去,而这伟大的历史使命的完成,是有赖于我们一切文艺工作者们之努力的。

福楼拜:“天才不外是长久的耐心而已。”

三、莎士比亚论

(柏林斯基作)

诗人的天才愈大,他就愈能深刻而广泛地把握自然,愈能成功地在自然与人生的关联上,把它提示给我们,假如拜伦所强调的,只是恐怖与苦恼,而他所发掘和表现的,只是心灵的痛楚,以及灵魂的地狱,则他所把握的,只能说是宇宙的实体之一面,他所剥露和指示的,只是那实体之一面。释勒把天国的神秘告诉我们,把他所了解的人生的优美指示出来,他只把他自己最隐秘的思想与梦,向我们歌唱,至于人生的不幸,他不是表现得不忠实,就是用夸张把它歪曲了。在这一点上,释勒与拜伦是相似的。然而莎士比亚——神圣、伟大、崇高的莎士比亚,他却洞澈了地狱、人世和天国。自然之王的他,从善良与邪恶之中,勒取了同等的贡品,他藉着他那使人感激的透视之力,看到了宇宙的脉搏之跃动!他的每一个剧本,都是一个现世的缩图。他与释勒不同,他没有偏爱的观念,没有偏爱的人物。试看他是怎样无情地嘲弄可怜的哈姆雷特罢——一个有着巨人的计划,而其意志则薄弱如婴儿的哈姆雷特,他的行动的每一步,都因他的力所难逮的功业之烦细而踌躇,我们试问问莎士比亚,问问那夺人魂魄的人罢:他为什么要把李尔写成一个柔弱的溺爱的老人,而不将他写成温厚的父亲的典型,如像勒得契的杜西那样;他为什么把马克白表现成一个因性格的缺点而成的坏人,而不将他写成一个因熟望做坏事而成的坏人,并且把马克白夫人也写成一个因情感之故而变成恶人的呢?他为什么把科迪莉亚写成一个温柔可爱之有着柔和的女性的心灵的女儿,而将他的姐姐写成一个易为一切炽烈的嫉妒、野心和忘恩负义所勾引的人呢?他的回答,将是:因为这就是世界之所以构成,因为只能够是这样的!

在十六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艺术上的最后的改革之完成:西万提斯用他那无与伦比的《堂·吉珂德》,对诗歌上的新理想主义的倾向,予以致命的打击!同时莎士比亚又常把诗与现实的生活结合调和起来。他的无限的想象力,领悟了难于到达的人性的秘奥和人生的真理,他听到了人类最机微的脉络的跃动。不自觉的诗人与思想家的他,在他的伟大的创作中,重建了伦理的品性,使它与它的永恒不变的法则一致,使它与它的天然的计划相契合,好像他自身是曾参与过设立这法则,创造这计划的人似的。新普罗塔斯(希腊神话中能作种种变形之海神——译者)的他,能够在僵死的现实中,注入活生生的灵魂;他是一个高深的解剖家,他

能在人生与人类意志活动之错综复杂的状况中,找出解释人性最高心理现象之锁钥。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我们找不到通常世俗所谓的创造。他的每一个剧本,都是确实发生于现实世界中的某种事件之最忠实、最确切的描写;然而这事件,只为莎士比亚一人所知,好像他就是那事件之发展与经过的证人一样。他的剧中的人物,从没有说过一句他所不应该说的话,这即是说,剧中人物没有说过与他们的品性和他们的整个性格不一致的事情。关于莎士比亚每一个剧中人物可以写出一本书,讲述他的全部生涯,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莎士比亚是戏剧中的荷马,在莎士比亚剧本里面,一切人生与诗的要素,溶合成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内容赅博,而形式伟丽。那些剧本里面,包含着人类过去与未来的完全的表现,它们是古今各民族的艺术发展的绚烂的花果。在它们里面,风雅的形式之推敲与不受格律之拘束,灵感之简素纯朴与周密的思想,主观的世界与客观的世界,互相贯串,融成一个不可分解的总体。说这全世界人之王的他,对于人类心灵的观察深刻,说他对于气质与行为的描写真确,说他的理想远大与崇高,这只不过是重述千百万的人们所说过多次的话罢了。假如有人要估定他每一剧本的价值,他将会写一本厚厚的书,而仍不能表现他所想表现的百分之一,仍不能表现他的剧本中所包含的百万分之一罢。

四、文弱与尼采哲学

早前读过一种日本人论我国国民性之类的书籍,这书的名称和作者的姓名,现在都已忘记;只记得其中有一章是专论我们的文弱性的。据他的意见,文弱是我们的民族性之一面,而这种文弱性之具体的表现,便是我们重礼仪,爱和平的那种宽大退让的精神。他征引了许多历史上的事实,证明由文弱而来的重礼仪、爱和平的精神所招致的祸害,是怎样的惨烈。那些事实当中,一个是宋襄公与楚国打仗的时候,宋太子主张乘楚军渡河未竣之际,予以猛击,襄公却以仁爱为怀,不愿“乘人之困厄”,没有采纳太子的建议。后来楚军已渡,但阵势还未布好的时候,诸将又劝襄公向楚军出击,襄公以此为“背礼”,又不依从他们的意见,终至大败于楚国,而他自己也因以死去。又一个事实,是宋与金人作战的时候,宋人本应与金人奋战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的,但因文弱的和平主义者秦桧、贾似道之流,却在中途改变初志,主张和议,要和金人妥协,而其结果,是陷宋室于灭亡。

这两个事实,不但说明了文弱足以杀身,也说明了文弱足以亡人之国,确是很痛切的。

也许是因为看到文弱的祸害过于酷烈,所以近来有人主张把尼采的超人哲学移植到中国来,藉以补救我们的这个弱点。为民族的生存着想,这种主张是很好而且必要的,但移植尼采的哲学,却也应有所选择与去取,是不能毫无分寸地全盘接受过来的。尼采的超人哲学,主张“权力意志”,重视生活之丰满与生命之激进,以为生命的目的,在争取健康与幸福,发展权力的自由,统治或支配别人。根据这种见解,他主张人类应该刚健、勇敢、无畏,要战斗,要攻击,要不怕死。他把善解作力之获得与扩张,把恶解作力之薄弱或丧失,而将所谓谦恭、和平、仁义,看作卑屈与懦弱之表现了。

尼采的这种哲学,有着正确与不正确的两面。正确的一面,是认为人生的目的,在健康与幸福的争取,认为人类应该刚健,勇敢;不正确的一面,就是主张无限地扩张一己的权力,统治或支配别人,认为人类应该战斗,攻击,寻找敌人。假如为了补救我们的文弱的缺点,而将尼采的哲学移植过来的话,我们就该选取他的正确的一面,而舍弃他的不正确的一面,这即是说,移植尼采的哲学,我们应该选取他主张人生的目的在争取健康与幸福,认为人类应该刚健与勇敢的一点,这在纠正我们的文弱的一点上,是很有益处的;而舍弃他那主张发展权力的自由,认为

人类应该战斗、攻击、征服的一点,这对于被侵略的我们,乃至全人类都是有害的。

这样说来,也许有人会责备我,说我机械地把尼采的哲学割裂开来,使它变成残缺不全的东西,以为要做到争取健康与幸福,是要借助扩张权力,统治或支配别人的。其实这倒不然,要争取健康与幸福,是有着许多途径可循,并不以统治或支配别人为必要的。不过,虽然如此,移植外来的思想,不管是全部的吸收,还是部分的摄取,到底是不及我们自己独创的适当、贴切,所以,在这多难之秋,我们的思想家,如果能够做点建立较已有的略嫌文弱的仁义,信爱的德性,还更坚实,更进取的精神的工作,我想该不是毫无益处的罢。

尼采:“一切文学,我爱以血写成的。”

五、整饬的妄用

本月十四日报载某大学校长为整饬学风起见,公开宣布,每日黄昏,严禁男女同学同行。(见四月十四日《新湖北日报》第三版,《陪都杂缀》),这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新闻。

整饬学风,我们并不反对,假如一个学校的学风不良,谁也不会说不应加以整饬的,不过,所谓不良的学风,应该是发生于学校的种种不好的风气,例如,学生侮辱师长,破坏学校行政,行为不轨,予社会以恶劣影响,或为若干野心家所煽动,鼓动学潮等,对于这些不好的风气,自然是应该加以整饬的。至于男女同学同行,既无妨于学校行政,也不至于社会以恶劣影响,似乎是不应加以干涉,把它列为不良的学风,而加以“整饬”的。

两性间的关系,本来是极其平淡、寻常,并无丝毫神秘之处的。假如我们顺乎自然,在这本来是平淡寻常的关系上,仍保留其平淡与寻常,在这毫无神秘之处的地方,不让神秘的东西渗混进去,则必合理而正当,不致有何乖异;反之,假如我们反乎自然之道而行,就会生出混乱、异常与不幸。因为这个缘故,在男女社交公开的世界诸先进国家,两性之间,很少发生反乎常情的事件,他们过着很正常的人的生活;而在礼教森严,于男女之间树着“授受不亲”的大纛的中国,却常常生出变异,造出许多性的变态心理者,他们会“看到手就联想到胳膊,由联想到的胳膊,进一步地想到半裸的上身,由联想到大半裸的上身,更进一步地想到生殖器了”。

五四运动所唤起的反旧礼教的精神,打破了我国几千年来对于两性的错误的传统思想,在两性的生活上,带来了无限的光明。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但在离“五四”不远的今日,却竟有人想在男女之间,依然划出一道鸿沟,把男女同学同行,当作不良的学风,而要加以“整饬”了。这姑不问他的居心或动机如何,但从两性的关系上讲,却有使本来平淡而寻常的两性关系,变成神秘之嫌,从而,就社会进化的观点看来,也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可容恕的罪行。如果男女同学同行,真如某大学校长所宣布的,是应加以“严禁”的话,则推而广之,男女同室也应该是有伤风化,男女同餐也应该是大逆不道了。这样推演下去,势必使两性关系,真正走到“男女授受不亲”的境地,而将本应在一起生活的男女,分成两个如有深仇的人类的两大集团,过着彼此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假如有人把世界真正推入这样的魔道,那倒真是需要我们对他们加以“整饬”的。